

適園語錄
穀齋經說
水西會語

水西答問
二谷讀書記
惜陰書院緒言

白水質問





清江雜錄
卷之二
詩話

清江雜錄
卷之二
詩話

清江雜錄
卷之二
詩話

惜陰書院緒言

翟台著

中華書局

惜陰書院緒言

此據涇川叢書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惜陰書院緒言

明 震川 翟 台 著

學莫先於辨志

先儒訓志字爲心之所之之謂。夫心之所向不同，而所趨隨之，是志也者，爲學判決之利刃也。夫人未有志，不立而能有成者，大概人品不同，或爲富貴，或爲功名，或爲道德，以至一作一止之事，莫不係乎心之所向也。所志而高明中正焉，則所趨必功名道德之歸，所志而卑污偏狹焉，不免於富貴流俗之儔矣。故曰：君子上達，小人下達。先輩亦有云：知內外輕重之辨者，可以定志矣。譬之木，其根固，則枝葉自茂；譬之水，其源潔，則流派自清。又安有決志遠大而所行不副焉者也？孔子曰：吾十有五而志於學，由志而立，而不惑而知命，而耳順，而從心所欲，皆此志之貫徹而神化矣。孟子曰：雞鳴而起，孳孳爲善者，舜之徒也；雞鳴而起，孳孳爲利者，蹠之徒也。欲知舜與蹠之分，無他，利與善之間而已。范仲淹自倣秀才時，便以天下爲己任，其立朝相業，光明俊偉如此，辨其志而卓然自立者，乃爲學之大基也。吾輩今日之志，將爲上達乎？將爲下達乎？當猛省而斷決之，無差焉。

學莫大於識性

劉子曰：人受天地之中以生，所謂命也。人之生也，莫不得天命之理以爲心，心之生生而不已者，其性也。是性也，湛然至寂，純然無欲，而能一體乎天地萬物者也。自此生生之發竅於目也，則爲視之明；此生生

之發竅於耳也。則爲聽之聰。此生生之發竅於口也。則爲言之從。此生生之發竅於四肢也。則爲貌之恭。此生生之昭察於吾心也。則爲思之睿。此生生之流通於國家天下。以至於天地萬物也。則爲鳶魚之飛躍。爲愚夫愚婦之知能。爲親親。爲仁民愛物。爲經綸大經。爲範圍宰制。日應感於身心。而無一時之息焉。者。也是天命之不已也。人惟不知識取乎性之本體。而牽滯執迷於日用應感之迹。則不能順性命之理。而拂天達道也。甚矣。子思子曰。惟至誠爲能盡其性。若吾人自習染以來。各有所蔽。高明者蔽於意見。而反以任情爲率性。卑污者蔽於私欲。而反以貪着爲本然。是以有欲之心。而窒礙乎生生不已之機。其喜怒哀樂之間。如之何。而能發而中節耶。吾輩今日之學。不在名色上講求。不在知見上充擴。不在意氣技能上幫補。須時時消融習心習氣。只在此真性上著察磨礪。真若江漢以濯。秋陽以暴。體驗乎入井乍見之心。默會乎鳶飛魚躍之意。而不使一毫蔽於私流於欲也。則識得性命面目。學問始有下落。不然。徒剿竊於章句。影響於口耳。比擬於形器。則學問不知本原。生意何從而發耶。雖然。識得此性。而不加慎獨之功。則又爲小人之無所忌憚也。故曰。戒慎乎其所不睹。恐懼乎其所不聞。則日用中和皆由此出。願與諸君默而慎養之。毋害焉。

學莫要於致和

夫學。合知行而一之者也。曷謂而單提致知言之。蓋知也者。先天初開第一靈竅。在河圖則爲天一生水。故水之性屬智。惟其爲最初靈機。無俟安排。無能障礙。而爲天之明命也。在人得之。則爲良知。亦不事學。

慮而能察天下之則。盡萬物之情。乃吾是非之真心也。驗之於衆人欲動情勝之時。而此心或惻然不安。造次顛沛之際。而此心能斷然不亂者。何待人爲耶。此良知也。途人與聖人一也。易曰。擬之而後言。議之而後動。亦在本心上擬議。而變化以成。亦良知也。人惟不能實致其知。則知爲空知。而不可以語行矣。若此既致。而行卽在其中焉。何可以二之疑之。雖然。致知亦難矣。蓋比擬推測者。自以爲智。智識見解者。自以爲明。而自私用智之徒。反以爲明覺自然之用。毫釐千里。辨之不精。可乎。是故寂也者。知之體也。爛爛之常運而非無也。感也者。知之用也。爛爛之常疑而非有也。是時有動靜。事有作止。而知則常貫徹於動靜作止之間。而無一時不照察者。夫知無不在。而皆順天之則。則致知之功。可容以一毫一息間雜之乎。吾人今日之學。不必借明於物。鑠靈於外。只將自家當下爛爛穆穆處。念念著察。時時廓清。而不使舊習私見纏擾障礙他。則太陽常當空。而冰霧自釋。嘗見得有義可精。有過可改。而應感之間。各有條理矣。此之謂集義。此之謂格物。以致知之實功也。此之謂知行合一也。若入門下手之初。雖未能卽復乎明命之體。然本其所知者。而不敢自欺。知善之當爲而必爲之。知不善當去而必去之。亦格物致知之義也。久之則熟。熟則通。雖進於顏子之庶幾。孔子之齊戒神明。其机亦在於我矣。其學者慎無忽之。

學莫貴於敦行

先儒曰。廉恥者。士人之美節。又曰。名節者。衛道之藩籬。此敦行乃學問中實際。而不可一毫放過者也。蓋道率於性命。而發見於日用應感之常體。備於事親從兄夫婦君臣朋友之際。自食息起居之微。以至於

辭受進退之大皆道也。皆性之不容已也。世道既降。空言日尙。勢利凡情。入人肌髓。高明者以矯亢爲特立。往往肆意用智。而行實違之。卑污者以苟且便宜爲得計。私自家別爾我。而以名節爲迂闊。甚至鑽刺以求容。巧餌以求得。以計筭爲經綸。以苟免爲通融。以浮薄忌忌爲自固之術。其於大根大本。蕩然盡矣。若此者。自撤其衛道之藩籬。安望其自信以使人之信我也。人不我信。則是我身謗師門。反之於心。尙不免有愧怍矣。安望其爲學而入聖賢之道乎。今日之學。不要在口耳上襲取。得知見便以爲知學。不在時套上修飾。得整齊便以爲勵行。蓋行檢者。吾之實行。真能篤於倫理。審於義利。而不肯一毫苟且以得罪於名教。此之謂言行相顧。而可以表率乎風教也。若行檢一壞。則身心流蕩。而愧於道。負於性命也多矣。故曰。一事苟。則餘皆苟也。昔司馬君實平生無一事不可對人言。趙閱道畫之所爲。夜則焚香以告於天。此皆篤實君子。而德行事業卓越今古。豈偶然之故哉。雖然。行與道。非二事也。敦善行而不怠。而不以一毫己私與之。則意必忘。而性天徹。敦行卽聞道也。惡可以二視之耶。縱未聞道。亦不失爲篤實君子矣。其於教化風俗。寧無補乎。願與諸君共勉之。

學莫切於本業

今之講學者。每令人廢舉業。以爲可以洗刷見道。不知離本業以爲學。反導人以習惰玩日。豈聖賢中正之學哉。夫士之仕也。猶農夫之耕也。農夫不能舍耜以爲力穡之具。而冀其有收。士豈可以舍舉子業而能他途見君耶。且國朝以舉業取士。未必非道。而行之者失其意耳。夫首之以經書。所以試其知道理。

明經術之功。次之以論判。所以試其精義。論練刑名之功。又次之以五策。所以試其博洽。古今處置時務之功。是舉業可以觀人之所養。何爲其不可也。但爲此者有道焉。程子曰。不患妨功。惟患奪志。旨哉言乎。夫業存乎我。可得而盡也。業之利試與否。有命存焉。不可得而強也。夫人審於義利之辨。而消融其功利之念。則心體清明。義理自著。以此讀書。可以究聖賢之精也。以之作文。可以發聖賢之蘊也。若是。則舉業自性中流出。未有不工者矣。舉業工。則雉膏飾。而主司又豈有不愛而進之者。歐陽公稱東坡文有古孟軻韓愈風。而置之高第是也。夫然。則舉業卽道也。何可廢也。若吾輩不務究舉業之本。而先橫功利之念。於是挾勝心。逞詭見。誇奇鬪靡。以希取進。則得失之患重。而文辭反不明暢矣。其欲工於藝以求售主司焉。不可得已。緩急輕重之辨。反之不可不早也。某非欺且佞。嘗三折肱於是而知之矣。先輩謂十日內可將一日理會文字。近復有二業合一之說。是尙非孔門一貫之家法也。人焉得而不有厭棄與沉溺之二病哉。志學者其辨諸。

學莫急於會友

曾子曰。君子以文會友。以友輔仁。友之義大矣哉。夫天下豪傑之士。執德宏。信道篤。嘗求友天下。而能盡天下之善也。若天下中人最多。中人之性。因循弗果。苟非朋友夾持。則泥途之中。鮮不仆者。故曰。一日暴之。十日寒之。未有能生者也。大凡吾輩之學。取友不可不慎。旣友得其人。須日相滋益。不得離羣索居。以成其孤陋也。嘗論志之有無。於求友處見之。有志者。每求進。纔求進。便有工夫可商量。有疑惑可辨質。有

過失喜聞而改。雖欲不亟於會友。不可得也。無志者反是。況朋友聚則專。專則精神凝注。而凡勸德規過。彼此浹洽。若造化之薰物。駸駸乎不覺其益矣。燕朋廢師。燕僻廢學。豈有能成者乎。陽明先生云。道德仁義之習。日親日密。則勢利紛華之習。日遠日疎。亦間不容髮。吾輩若以卑陋之念。而成其身家之志。決不能出門而交。安望其有功乎。更願諸君急於求友。嘗破冗來此一會。則意氣合而善人多。善人多而道德一。道德一而風俗同矣。豈不同淳古之化哉。雖然。學以虛受爲貴。友以相下爲難。能相下則心虛。虛則言相入而能相取。善日可大矣。天地之虛也。故萬有皆容納。江海雖左。而能長於百川。以其下耳。若友既會矣。而彼此挾勝心。執己見。以必人之從我。則善不相入。雖會何益也。噫。虛心要矣。會友急焉。同志者其體諸。

先生成嘉靖己未進士。司理長沙。建惜陰書院於其城南。羣十三庠之士子而會講焉。其中有陳恒言者。嘗出資梓先生之水西答問以傳。自述與其弟雅言同出門下。感化尤深。則先生之所以居官而迪教者。從可知矣。此惜陰書院緒言六條。有曰。學莫切於本業。蓋自有明以制藝取士。士之趨功名者。鰲焉而一二高曠之徒。往往鄙之爲淫聲豔色。惡之如鴆毒鳥頭。又寧非賢知之過耶。先生以爲舉業卽道。講學者不必廢舉業。而後可以洗刷見道。但審之於義利之辨。而消融其功利之念。則心體清明。義理自著。以之讀書。可以究聖賢之精。以之作文。可以發聖賢之蘊。此真一洗當時講學之陋。而爲後世學者之所當取則也。若夫辨志識性。致知敦行。而終之以會友。則皆本儒先之精義。

而暢其旨趣者，固無待具論已。嘉慶五年八月十六日，後學趙紹祖識。